

內經研究之歷程攷略

吳江許半龍編

上海新中醫社印行

6

內經變考

歷代
程氏
田氏

五車
炳
蔚
署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6 1976B

序

許子半龍撰內經研究之歷程攷略竟，舉以示余曰：「惟子研究內經深，其爲我正而序之。」噫！余豈知內經哉？特較世之不讀內經者，或讀內經而強作解人者，稍高一籌耳，烏敢言知。舉世不明內經，而半龍獨能出其所獲，以作有系統之論述，余又何敢贊一辭！

特以余所知，尙有足爲補遺者。半龍謂「隋代有內經太素，今亡，僅日本有舊鈔本，爲黃以周重價市歸，」按今松江袁仲默家有舊刻，且藏其板，可借印，余嘗爲之攷訂，蓋與黃以周所稱舊鈔本無甚出入。又明盛啓東有醫經秘旨，摘錄內經原文爲綱，推闡其義。清柯韻伯有內經合璧，柳寶詒有素問集說，俞曲園有內經辯言，于香艸有素問校，大致與胡荻甫素問校義相類，而丹徒蔣子寶藏宋槧本，爲林億孫奇高保衡孫兆輩所校訂。光緒

甲申，由同邑趙楫重摹刊印，亦精本也。

若夫內經之真偽，價值，半龍言之已詳，其文字，訓詁，句逗等之錯訛，見拙著讀內經記，茲均不贅，

世有欲研究內經者乎？余謹先以此書爲介。

戊辰八月初八日，上海秦伯未

內經研究之歷程考略目次

一 總論

一 緒言

二 內經素問靈樞之意義

三 內經本身之考辯

質的方面

一 從時代之背景上觀察

二 從地理之命名上觀察

三 從其他各方面觀察

形的方面

一 從篇卷上觀察



二 從文辭上觀察

二分論

- 一 梁代之內經研究
- 二 隋代之內經研究
- 三 唐代之內經研究
- 四 宋代之內經研究
- 五 金代之內經研究
- 六 元代之內經研究
- 七 明代之內經研究
- 八 清代之內經研究
- 九 現代之內經研究

三 結論

內經研究之歷程考略

吳江許半龍述

一·總論

一·緒言

居今日而治內經；一方面宜如何推陳出新？為將來之向導，一方面應如何實事求是？覈過去之績業，雙方並進，無所軒輊。茲篇所纂，略本斯旨。因先就歷代學者，對於內經研究之概觀，彙為總論，對於內經研究之過程，分代輯述。使知吾國周秦數千年間，醫學之微言大義，而引起其研究之興趣。不揣樛昧，欲以自課者語諸人，蕪雜錯漏，無裨高深，惟世之博雅君子，進而教之焉！

中華民國十七年七月十日於上海四明醫院

二·素問

——靈樞

——內經

甲·素問之意義——從來學者對於素問二字命名之解釋，各挾成見，或出臆度，或語近荒誕，或牽合衍贅，以爲三墳之一，或詆毀排斥，以爲膺僞之書。約述七說如下。

1. 說一問太素——林億

史記殷本紀「伊尹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索隱曰：「素王者，太素上皇，其道質素，故稱素王。」列子乾鑿度並云「太素者，質之始也。」漢藝文志「黃帝泰素二十篇，劉向別錄曰「言陰陽五行，以爲黃帝之道，故曰太素。」素問乃太素之問答，義可證焉。而其不言問素，而名素問者，猶屈原天問之類，倒其語焉爾。日本丹波元簡，頗主張之。

2. 說一黃帝問岐伯五行之本——全元起

素，本也。（見楊雄方言）問者，黃帝問岐伯也。方陳性情之原，

五行之本，故曰素問。

3. 說——平素講求問答——吳崐馬蒔張介賓王九達

4. 說——素書黃帝之問——趙希弁

讀書後志云：「昔人謂「素問以素書黃帝之問，」猶言素書也」

顏師古云「素，絹之精白者。」

5. 說——帝問素女——雲笈七籤真仙通鑑

「天降素女，以治人疾。黃帝問之而作素問。」

6. 說——取陰陽家泰素之素——姚際恆

古今僞書攷曰：「予按漢志陰陽家，有黃帝泰素，此必取此素

字，又以與歧伯問，故曰素問也，」

7. 說——黃帝與歧伯問答之書——丁福保

新內經云：「素靈之名，人難卒曉。余以爲素問者，黃帝與歧伯

等平素問答之書也。」

綜上各說，第一二兩說，認陰陽五行爲素問全書之主旨，第四說，未免曲解，第五說，語涉迷信，第六說，臆度之言，第三七兩說，尙明瞭，余以爲「素問者，爲秦漢方士僞託黃帝與歧伯等平素問答醫學之書也」

乙靈樞經（一）發現於宋中世——靈樞經今本十二卷，漢隋唐志皆無此名，至宋紹興中，錦官史崧乃云「家藏舊本，靈樞經九卷，除已具狀，經所屬申明外，準使府指揮，依條申轉運司選官，詳定具書秘書省國子監，」——是此書至宋中世而始出，未經高保衡，林億，等校正者，——四庫提要醫家類云「靈樞晚出，又非素問之比，說者：謂「唐人剽取甲乙經爲之，」但不應與古書一例錯簡」一待決之問題也。

（二）爲九靈之別名——隋唐志雖無靈樞，而有黃帝九靈經十二卷。

李廉醫史，引元呂復羣經古方論，謂「王冰更九靈之名，爲靈樞。」

(三) 靈樞之意義——新內經云「靈樞者，以樞爲門戶，闔閉所繫，而靈乃至神至玄之稱。」是爲神化式之命名。

丙·內經與素問靈樞——漢書藝文志，黃帝內經十八卷，隋志始有黃帝素問八卷，晉皇甫謐以爲鍼經九卷，素問九卷，皆爲內經，與漢志十八篇之數合，至宋元人誤以靈樞爲鍼經，後人遂以內經爲素問靈樞之合稱，今鍼經雖不可見，而素問實爲此書之一部分，尙可見古籍之一斑。——胡應麟云：「素問今又稱內經。然隋志止名素問，蓋黃帝內外經五十五卷，六朝亡逸，故後人綴輯而易其名耳。」

三·內經本身之考辯

中國醫籍，每以發現時代之關係，或託古人以廣其傳。或傳述舊說，而託聖哲附會之者，尊之爲金科玉律。排擠之者，斥之爲誤盡天下後世。而後人迷不之辨。有以著述之成法，臆括黃帝素問神農本草爲偽書。而偽

書之論辨，以章實齋師說爲最精。其說曰：

「聖人制作，守於官司；及周末文勝，軼爲百家。口耳之學不能無差，則著於竹帛以授之其人，所以求傳習之廣焉。是以羲農黃帝之書雜出於戰國，連類於漢魏。其後有卓越之人，爲衆宗仰，法度猶傳，筆札未錄，則知之者亦述之而仍其人。此正古人言公之旨，不必以誠僞規度者也。如素問，本草，……難經，……雖有僞附，又不能定其著書之人，然終不當與虛造者等視。今四庫所著錄，諸家書目所臚列，醫藥術數之書，獨多依託，良由此等學說，不憑書籍以傳耳。」

黃帝坐明堂之上，臨觀八極，考建五常，與岐伯上窮天紀，下極地理，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更相問難。雷公之倫，授業傳之，而內經作。蒼周之興，秦和述六氣之論，越人得其一二，演而述難經，倉公傳其舊學，仲景撰其遺論，晉皇甫謐刺而爲甲乙，梁全元起始爲訓解，隋楊上善纂爲太素，

歷代學者，對於內經之研究，於是開始，茲就內經之本身考辯，分兩項述之；

質的方面

一．從時代之背景上觀察

司馬溫公與范景仁書曰：「謂素問爲真黃帝之書，則恐未可。黃帝亦治天下，豈終日坐明堂，但與岐伯論醫藥鍼灸耶？此周漢之間，醫者依託以取重耳。」

王炎曰「素問，乃先秦古言。雖未必皆黃帝岐伯之言，然秦火以前，春秋，戰國之際，有如和緩秦越人輩，雖甚精於醫，其察天地五行之用，未能若是精且密也，則其不盡出於黃帝岐伯，其旨必有所從矣。」

祝文彥慶符堂集曰「內經素問，後人傳以爲岐黃之書也。其論脈法，病症，未必有合於聖入之意，詞義古朴，未必有得於古人之遺。然自余觀

之，確乎爲秦以後書，而非黃帝岐伯之言也。當時和扁諸神醫，必有傳於岐黃真諦，而後能彰「起死回生」之術，則岐黃之微言，宜有一二存於後世者，而後人附會之，以成是書，實非岐黃所著也。」——或者曰：「內經所云，黔首。蓋秦時語乎？曰，不但此也，五帝皆至聖，而孔子刪書，始唐虞。以唐虞無書史，而至唐虞乃始也。書虞書，不過數百言耳。而黃帝書，乃至數十萬言乎？且前民利用之事，皆五帝以前，聖人所爲，何他事一無書文可考，而獨治病之書，詳而盡如是耶？」

劉奎溫疫論類編云：「內經多係後人假託，觀其文章可見。卽如尚書，斷自唐虞，其文辭佶屈聱牙，非註解，猝莫能醒。內經若果係黃帝時書，其文辭之古奧，又不知更當如何者？」

黃省曾內經注辨序曰：「農黃以來，其法已久，考其嗣流，則周之矯之俞之盧之秦之和之緩之均之宋之摯之鄭之扁之鵠之漢之樓之護之陽之慶之倉之公，皆以黃帝之

書，相爲祖述。其倉公診切之驗，獨幸詳於太史，而候名，脈理，往往契合於素問。以是知素問之書，其文不必盡古，而其法則出於古也，信然矣。」

於是就以上引證各點，爲歸納上之敘述。

第一。

1. 就黃帝之治國勤勞，不能終日坐明堂談醫。

2. 就秦火以後，和緩秦越人之醫術，追尋黃帝時之思想。

知識之獲得，大半由於推理。而推理時，並未以心中之意義，趨附於所接之事物，則其設臆之根據較爲正確。

第二。

1. 就扁所傳。

2. 據孔子刪書，斷自唐虞，卽就唐虞以前民生利用甚多，何獨詳治病

之書？

3. 與尙書爲類觀之估量

類觀以審察，不僅應觀素問與和扁所傳及孔氏刪書之古奧爲同，乃就其異點以估量理論上之價值。

第三。

據周之矯之俞之盧之秦之和之緩之詢之宋之摯之鄭之扁之鵠之漢之樓之護之陽之慶之倉，皆祖述黃帝，反覆試驗，候名，脈理，悉符素問。依試驗之結果，而斷爲文不古，而法則古，是亦合論理之要旨，而章寶齋之師說爲益可信矣。

二·從地理之命名上觀察

內經序曰：「歧伯爲黃帝之臣，帝師之間醫，著爲素問靈樞，總爲內經十八卷。」杭世駿道古堂集靈樞經跋云「文義淺短，與素問不類。其十二經水篇，乃王冰時之水名，黃帝時尙無此名。是此書乃王冰所輯，而託

名於古人者。」

薛雪云：「至於十二經配十二水名，彼時未經地平天成，何以江淮河濟，方隅畛域，竟與後世無歧，如此罅漏，不一而足。」

三·從其他各方面觀察

薛雪醫經原旨曰：「黃帝作內經，史冊載之，而其書不傳，……窺其立言之旨，無非竊擬壁經，故多繁辭，然不迨拜手廣颺，都兪吁咈之風遠矣。且是時，始命大撓作甲子，其干支節序占候，豈符於今日。而旨酒溺生，禹始惡之，當其玄酒味澹，人誰嗜以爲漿，以致經滿絡虛，肝浮膽橫耶？」

桑悅素問抄序曰：「素問乃先秦戰國之書，非黃歧手筆。其稱上古中古，亦一左證。」

郎瑛七修類稿曰「精微論中」，羅裏雄黃。「禁服篇中」，「歃血而

受，「則羅與歃血，豈當時事耶？」

形的方面

一．從篇卷上觀察

(甲)第七卷亡於晉——皇甫謐甲乙經序曰：「隋經籍志云，黃帝素問九卷，梁八卷。又曰，黃帝素問八卷，全元起註本亦無第七卷一通。」上至晉皇甫謐甘露中，已六百年，而王冰以舊藏之卷補七篇。但王氏所補，與素問餘篇，迥然不同。其論運氣與六節藏象論七百十八字，全然別是一家言，明繆希雍辨之詳矣。

(乙)隋以上已不知篇數——據宋校正之說，全氏註八卷六十八篇，而至王冰補七篇。又分於宣明五氣篇，作血氣形志篇，取乎刺齊論，作刺要論，分於皮部論，作經絡論，拔於病類論，作著至教論。併此四篇，及

所亡刺法本病二篇，改易篇目敘次，共二十四卷，以爲八十一篇，蓋做道德經難經也。今所傳遺編二篇，乃王冰以後人所託而作，經註一律，出於一人之手。辭理既陋，無足取者，林億等辨之，而馬蒔則云「不知始自何代，將此二篇，竊出私傳，不入官本」云云。

明藝文志趙簡王補刊素問遺篇一卷。世傳素問王冰注本中，有缺篇，簡王得全本補之。按今所傳趙府本，載刺法本病二篇。卽是也。但宋史藝文志黃帝素問遺篇四卷，則卷數又不同也。

(丙)九卷與十八卷——漢藝文志黃帝內經十八卷，醫家取其九卷，別爲一書，名曰素問，其餘九卷，無專名也。漢張仲景叙傷寒，歷敘古醫經，於素問外，稱曰九卷，不標異名，存其實也。晉王叔和脈經，亦同。皇甫謐敘甲乙經，遵仲景之意，以爲黃帝內經十八卷，卽此九卷及素問，而又以素問亦九卷也，無以別此經，因取其首篇之文，謂之鍼經九卷，而

鍼經究非其名也，故其書內仍稱九卷。隋楊上善注太素亦同。唐王冰注素問，據當時有九靈之名稱，爲靈樞注中，又據甲乙經敘，於其言鍼道諸篇，謂之鍼經。宋林億作新校正，謂「王氏指靈樞爲鍼經，」但靈樞今不全，未得盡知。不知王氏次註素問文，多遷移於此，九卷王氏雖未註，亦次之，固不同當時靈樞本也。南宋史崧作音釋，其意欲以此九卷配王氏次註素問之數，乃分其卷爲二十四，分其篇爲八十一。元至元間，并次注素問爲一十二卷，又并史崧靈樞之卷，以合素問，於是古卷之名湮，而矯之者，乃謂靈樞晚出書，豈通論哉？試以甲乙太素校之，其文具在焉。或又謂「素問義深，九卷義淺。」夫內經十八卷，乃醫家所集本，非出一人之手，論其義之深，九卷之古奧，雖素問不能過，其淺而可鄙者，素問亦何減於九卷，九卷之與素問，同屬內經。素問通評虛實，論中有黃帝骨度，脈度，筋度，之間而無對語。王注以爲具在靈樞中，此文乃彼經之錯簡，

皇甫謚謂內經十八卷，卽此二書，可謂信而有證。素問鍼解篇之所解，其文出於九卷，新校正已言之——又方盛衰論，言合五診，調陰陽，已在經脈，經脈卽九卷之篇目，王注亦言之，則素問之文，且有出於九卷之後矣。素問宗此經，而謂此經不逮素問可乎？皇甫謚敍甲乙經謂「素問論病精微，九卷原本經脈，其義深奧，不易覺。」其意蓋曰九卷之於素問，無可輕軒也，故其書刺取九卷，文多素問。楊上善作太素，直合兩部爲一書，亦宗斯意。（黃以周黃帝內經九卷集注敍）

二·從文辭上觀察

辨別書之真僞；（一）考書籍之源流，（二）辨事實之狀況。尤須於書籍之文辭，考證明確。然後可判其真僞，及作僞之時代。

（甲）全體的

程伊川曰：「素問之書，出戰國之末，氣象可見。若是三皇五帝典

墳，文章自別，其氣連處，絕淺近。」

呂復曰：「內經素問世稱黃帝歧伯問答之書。及觀其意旨，殆非一時之言，其所撰述，亦非一人之手。劉向指爲韓諸公子所著。（乃秦素而非內經）程子謂出於戰國之末。而大略如禮記之萃於漢儒，而與孔子子思之言並傳也。」

方以智通雅曰：「守其業而浸廣之，靈樞素問也。皆周末筆。」

魏荔彤傷寒論本義序曰：「軒岐之書類春秋戰國人所爲，而託於上古。文順義澤，篇章聯貫，讀之儼如禮經也。」

陳繹曾文章歐冶云「素問善議論明理，故枝節詳盡，而論辨精審，先秦書皆然。」

顧從德宋板素問序曰：「今世所傳內經素問，卽黃帝之脈書。廣衍於秦越人陽慶淳于意諸長老，其文遂似漢人語，而旨意所從來遠矣。」

胡應麟曰：「醫方等錄，雖亦稱述歧黃，然文字古奧，語致玄渺，蓋用秦之際，上士哲人之作，其徒欲以驚世，竊附黃歧耳。」

宋品吉甫云：「素問既非三代以前文，又非東都以後語，斷然以爲淮南王之作。」

(乙)局部的

內經文辭與秦漢各書之比觀（見醫學指南）

內		經		秦漢		時各書	
篇	名	文	辭	書	名	文	辭
上古天真論	美其食任其服樂其 俗	老子八十章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 樂其俗	章	漢書鮑宣傳	漿酒藿肉	
又	以酒爲漿						

四氣調神論	陰陽應象大論	陰陽別論	六節藏象論	又	脈要精微論	氣穴論
渴而穿井戰而鑄兵	因其輕而揚之因其重而減之因其衰而彰之	一陰一陽結謂之喉痺	立端於始表正於中推餘於終而天度畢	草生五色五色之變不可勝視草生五味之美不可勝極	陰盛則夢涉大水恐懼陽盛則夢大火灼陰陽俱盛則夢相殺毀傷上盛則夢飛下盛則夢隨甚飽則夢予其飢則夢取	發蒙解惑未足以論也
晏子春秋	呂氏春秋盡數篇	春秋繁露	文元年左傳	孫子兵勢篇 文中子	列子穆王篇	枚乘七發
臨難而遽鑄兵噫而遽掘井	精氣之來也因輕而揚之因走而行之因美而良之	陰陽之動使人足病喉痺	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其中	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	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燔陰陽俱盛則夢生殺甚飽則夢與甚飢則夢取	發蒙解惑未足以言也

<p>本神篇</p>	<p>營衛生會篇</p>
<p>物謂之志 慕謂之慮 變謂之思 存謂之志 所憶謂之意 任物者謂之心 出入者謂之魂 來者謂之魄 相搏謂之神 生之來謂之精神 往而所以</p>	<p>上焦如霧 中焦如漚 下焦如瀆</p>
<p>子華子</p>	<p>白虎通引禮 運記</p>
<p>全節相同</p>	<p>上焦如竅 中焦如編 下焦如瀆</p>

歷代學者，對於內經本身之考辯，或從知覺上之判斷，或從概念上之判

斷，各擅其長。本篇所輯，特其大略耳。或者因劉向曰：「言陰陽五行，爲黃帝之道。」遂以漢志陰陽相卜等書。冠黃帝二字者，十餘家，而斷內經爲漢作。雖爲類觀的方法，却於歸納運動所應注意者，僅有同點而無異點，其事在理論上，無甚價值，故不敢認其推度爲確當，而貿然撫引之爾。

二·分論

(一) 梁代之內經研究

世所傳內經訓解，題云隋全元起著。其實爲王之次注，蓋據南史王僧儒傳有「侍郎金（金蓋全謚）元越（越起之謚）欲注素問，訪以砭石語。」則謂爲隋人誤矣。其爵里無考，其書久亡，而篇目次序，訓解大略，宋校本當能得其梗概，是爲注素問之祖。楊上善太素亦可於校正中，約略求之，錄其卷目次序：

卷第一（凡七篇） 平人氣象論 決生死論（今三部九候論） 藏氣

法時論（於第六卷脈要編末重出） 宣明五氣論（今血氣形志篇併在此篇

末） 經合論（今離合真邪論第二卷重出名真邪） 調經論 四時刺逆從

論（連六卷從春氣在經脈分在第一卷）

卷第二（凡十一篇） 稱精變氣論 玉版論要篇 診要經終論 八正

神明論 眞邪論（重出） 標本病傳論 皮部論（篇末有經絡論） 氣穴

論 氣府論 骨空論（自灸寒熱之法已下在第六卷刺齊篇末） 繆刺論

卷第三（凡六篇） 陰陽離合論 十二藏相使篇（今靈蘭秘典論）

六節藏象論 陽明脈解篇 五藏舉病論（今舉痛論） 長刺節論

卷第四（凡八篇） 生氣通天論 金匱真言論 陰陽別論 經脈別論

通評虛實論 太陰陽明論 逆調論 痿論

卷第五（凡十篇） 五藏別論 湯液醪醴論 熱論 刺熱論 評熱病

論 瘡論 腹中論 厥論 病能論 奇病論

卷第六（凡十篇） 脈要精微論 玉機眞藏論 刺禁論（今寶命全形

論） 刺瘡論 刺腰痛論 刺齊論（今刺要論出於此篇） 刺禁論 刺志

論 鍼解篇 四時刺逆從論（春氣在經脈至篇末第一卷）

卷第七（闕）

卷第八（凡九篇） 痺論 水熱穴論 四時病類論（今著至教論在於

此篇末） 從容別白黑（今示從容論） 論過失（今疏五過論） 方論得

失明著（今微四失論） 陰陽類論 方盛衰論 方論解（今解精微論）

卷第九（凡十篇） 上古天真論 四氣調神大論 陰陽應象大論 五

藏生成篇 異法方宜論 厥論（今氣厥論併此） 欬論 風論 大奇論

脈解論

凡八卷七十一篇（除四時刺逆從真邪厥論三篇複出則爲六十八篇）

（二）隋代之內經研究

黃帝內經太素三十卷——隋楊上善——袁昶校刻

太素經校本三十卷——隋楊上善——黃以周校

「太素三十卷缺七卷。其經刺取素問靈樞注，則隋通直郎守太子文學楊上善奉敕所撰也。舊唐書經籍志，醫家已著錄，宋嘉祐中林億等爲新校正，其書盛行元明，寢廢。（袁昶校刻黃帝內經太素敍云實亡於宋南渡）日本有舊鈔本，每卷後署云：「仁安二年某月日以同本寫移點校。」日本仁安二年，乃宋之乾道三年也。其書與素問新校正所引悉合，其所缺之卷，與經籍訪古志所記亦同，首卷已佚，次卷題曰攝生之二，則首卷所佚者，攝生之一也。卷三曰陰陽。卷四佚。卷五曰人合。卷六曰藏府之一。卷七佚，乃藏府之二也。卷八至十曰經脈。卷十一曰輸穴。卷十二曰營衛氣。卷十三曰身度。卷十四十五曰診候。卷十六佚。卷十七曰證候之一。卷十八所佚，乃證候之二也。卷十九曰設方。卷二十二十一佚。卷二十二曰九鍼之二。則卷二十一，乃九鍼之一也。卷二十三曰九鍼之三。卷二十四曰補口。卷二十五曰傷寒。卷二十六曰寒熱。卷二十七曰邪論。卷二十八曰

風口。卷二十九曰氣論。卷三十雜病終焉。」

定海黃以周以重價購得日本之舊鈔本，雖爲殘編，彌可珍焉。曾爲校正太素後序甚詳。因摘錄其研究之結果：

1. 太素改編經文，各歸其類。取法於皇甫謐之甲乙經，而無破碎大義之失。

2. 先載篇幅之長者，而以所逡之短章碎文附於後，不使元文糅雜。

3. 相承舊本有可疑者，於注中破其字，定其讀，亦不輒易正文。

4. 太素之文，同全元起本，不以別論屬入其中。

5. 其爲注，依經立訓，亦不逞私見。

6. 太素所編之文，爲唐以前舊本，可以校正今日之素問靈樞

7. 素靈多韻語，今本之不諧於韻者，讀太素無不叶，此可見太素之價

值

8. 楊深於訓詁，於通借已久之字，以借義爲釋，其字之罕見者，據說文本義以明通借。

9. 楊氏好言明堂鉞經，而別注之。不并入於太素，可見其體例之嚴明。黃帝內經明堂註，亦爲楊上善注，與太素並行。宋林億有校本。惟先太素而佚。黃以周曾購太素於日本書賈，乃有楊注明堂一卷，爲手太陰一經，混廁其中。楊自序曰「以十二經脈各爲一卷，奇經八脈，復爲一卷，合爲八十三卷焉。」（舊唐書作明堂類存）然則除黃氏所得外，尙有十二卷，又不知流落何處也？

（三）唐代之內經研究

黃帝素問註二十四卷唐王冰（附顧觀光校勘記浙局本，無校勘記。）
守山閣刊單行本

隋志「素問八卷，全元起注已闕其第七。王冰爲寶應中人，乃自謂得舊藏之本補足卷數。」宋林億等校正謂：「天元紀大論以下，卷帙獨多，與素問餘篇，絕不相通。疑卽張機傷寒論序所稱陰陽大論之文，冰取以補所亡之卷。其刺法論，本病論，則冰本亦闕不能復補矣。補本頗更其篇次，所幸每篇之下，必註全元起本第幾字，猶得考見其舊。」其研究之得失分述如下：

(一)發明益火壯水說——大熱而甚，寒之不寒，是無水也。大寒而甚，熱之不熱，是無火也。無火者，不必去水，宜益火之源，以消陰翳。無水者，不必去火，宜壯水之主，以鎮陽光。——明代薛已諸人，遂據之以創探本命門之法。

(二)妄臆未除——王氏所次註，不無裨益。但其所持成見，私忿，不能蠲除，致心中所有之主觀意義，每附入於所接之客觀事實。因此有下

列四失：

- (1.) 竄改原文，不存本字。任臆逡徙，不顧經趣。
- (2.) 好言五運六氣，又并入陰陽大論於素問，殊乖體例。
- (3.) 於痺論重感寒溼之句，妄增風字，下又竄入陰陽別論一段，致風氣易已句，文義不屬，經旨全晦。

(4.) 次注經文，不能維持原旨。時逞私見。

試以歷史的眼光觀察之，王冰雖能打破因襲的思想，而為革新的工作。但王氏何必依託古人，而變亂其原文，以自己之創作，配付古人。或曰如汲冢越絕等書，此人止求其書之傳，不必名之著，為前人質朴之意。然則何不并此王冰二字而亦諱之，較為質朴也。

餘如昭明隱旨元珠密語，與天元玉策相類，似為後人僞託。若楊玄操之素問釋音一卷。沈應善之素問箋釋二卷。均不知於何時散佚。

(四) 宋代之內經研究

補註素問二十四卷 宋林億註

王應麟玉海云「天聖校定內經素問。天聖四年十一月十二日乙酉，命集賢校理晁宗愨、王舉正校定內經素問。景祐二年七月庚子命丁度等校正素問。嘉祐二年八月辛酉詒校正醫書局於編修院。命掌禹錫等五人，從韓琦之言也。孫兆重改誤，此即林億所增廣補註者也。茲再述板本之源流：

(一) 宋板二十四卷——明顧從德翻雕北宋本

(二) 趙府本(十二卷補遺一卷)——居敬堂——趙簡王永樂中刻

又種德堂刊熊氏本十二卷補遺一卷運氣論奧一卷釋音一卷

(三) 熊氏本(二十四卷)——熊宗立校——本邦活字本，朝鮮以此

爲祖本。

(1) 黃海中本(二十四卷)——潘之恆黃海中所收，一依熊本，
(2) 萬歷本(二十四卷)——萬歷甲申對峯周氏刊，亦依熊本，但文字稍異。本邦坊間所刊，均爲此本。而日本丹波元簡之素問識，其所標記之原文，全本於此。

內經入宋，經林億等所研究，雖無特殊之闡發，而發現王冰之所補，猶有未盡，乃有素問亡篇之說。其讐校之功，後世不能忘，均認之爲新校正云。

自林億發現素問亡篇之說後，於是有兩作品出世：

1. 駱龍吉之內經拾遺方論。凡六十二條，明劉浴德朱練增續二十二條，清林儒校刊之。

2. 劉溫舒之素問入式運氣論奧三卷。遂以刺法論，本病論兩篇，附刊王本之後，稱爲素問遺篇，流傳至今。但此刺法論之亡，在王冰之前，溫

舒生宋之末，何從得此其註本？亦不知出自何人，殊不免有所依託。焦竑經籍志載此書爲四卷，合此論爲一書，益舛錯矣。

若高保衡之素問誤文闕義一卷（宋藝文志）。靳鴻緒之內經纂要（杭州府志）。冲真子之內經指微十卷（宋藝文志）。均佚。惟孫兆之素問註釋考誤十二卷（明藝文志）。或謂卽趙府本。半龍未之攷也。

若於內經雖無系統之著作，或片斷之發現。而其應用之方法，實出於內經者，要不以謂爲無研究之價值。約舉二人：

龐安常——本傳「……年未弱冠，已而病聵，乃益讀靈樞太素甲乙諸秘書，……嘗云——定陰陽於喉手，地覆溢於尺寸，寓九候於浮沈，分四溫於傷寒，此皆扁鵲略開其端。而予參以內經諸書。考察而得其說；審而用之，順而治之，病不得逃矣。」

錢乙——宋潛溪文集謂「乙深造仲景闡奧，而擷其精英。建爲五藏之

方，各隨所宜，肝有相火，則有瀉而無補。腎爲真水，則有補而無瀉。皆啓內經之秘，世概以嬰孺醫目之。何知識之淺哉？」

(五) 金代之內經研究

河間劉完素大揚醫道於大定明昌間，所著素問元機原病式一卷，舉至真要大論所列病機十九條，一百七十六字，演爲二百七十七字爲綱，反覆辨論，至二萬餘言，歸納於降心火，益腎水。宣明論方十五卷，方探內經六十一證，分一十七門，撰爲主治之方。用藥多主寒涼，偏主其說者，不無流弊，在善用者消息之耳。張介賓作景岳全書攻之甚力，無謂也。且完素生於北地，其人秉賦多強，兼以飲食醇醴，久而蘊熱，與南方風土原殊。又完素生於金時，人情淳樸，習於勤苦，大抵充實剛勁，亦異乎南方之脆弱。故其持論，多以寒涼之劑，攻其有餘，皆能應手奏功。其所主

張，確係因地，因時，因人，而盡研究基礎之能事者。且創內經分科專攻之門徑，可謂知識之改造家。

張元素保命集，首列原道等，總論十次病論二十三，闡發深至。病機篇，亦爲原病式例，用至真要大論爲綱，援證精博，爲河間所未能也。

全史藝文志病機氣宜保命集三卷，民間有通行本，

李東垣撰脾胃論三十六條。有圖，有論，有方，亦本內經。所惜後起者，闡揚無人，使脾胃之專門研究，不能有圓滿之結果，致用藥繁重，專尚香燥，僅爲一時之救弊而已。惜哉！

(六) 元代之內經研究

羅天益謙甫撰內經類編，劉靜修集載其序曰：「李東垣之得張氏之學者，鎮人羅謙甫嘗從之學。一日過予，言先師嘗教予曰：『夫古雖有方，而

方則有所自出也。予自承命，凡三脫稿，而先師三毀之。研磨訂定，三年而有成」云云。則此書體例，創自東垣，而謙甫成之，其書雖不傳，而張介賓等之類經，實由此始」此則爲內經分類之研究。

滑壽伯仁從京口王居中學，王授以素問難經。壽卒業，乃請益曰「素問詳矣，獨書多錯簡，愚將分藏象，經度，等爲十二類，抄而讀之。難經又本素問靈樞，其間榮衛臟腑，與夫經絡腧穴，辨之博矣，而缺誤或多。愚將本其意旨，注而讀之何如？」居中躍然曰：「甚矣！子之善學也。速爲之。」壽晨夕研究，參曾張仲景，劉河間，李東垣，三家，既學鍼法於東平高洞陽，盡得其術。嘗言：「人身六脈，雖皆有繫屬，惟督任二經，則包乎腹背，而有專穴，諸經滿而溢者，此則受之，宜與十二經並論。」乃取內經骨空諸論，及靈樞篇所述經脈，著十四經發揮三卷。通考隧穴六百四十有七。所著素問註鈔等七種亡。

羅天益，滑伯仁，均就內經所有之材料，使用者聚，而異者分。據藏象經度等類之事實，區分類別之，便秩然不紊，得有系統可稽，過程可考。故內經之分類，實係事實與理論之中樞，分類之研究發達，則進化之證明更有重大之影響。且滑氏又會合張劉李及鍼法，而為比較之研究，其功績尤為偉大。

鄞人呂復字元膺，從衢人鄭禮之，得古先禁方，及色脈，藥論諸書。討求一年，試輒有效，自以為未精，盡購古今醫書，曉夜研究，務窮其闢奧。自是行世，取效若神。其於醫門羣經，如內經，素問，靈樞，本草，難經。傷寒論，脈經，脈決，太始，天元玉冊，元誥，六微旨，五常政，元珠密語，中藏經，聖濟錄，皆有辨論。前代名醫如扁鵲，倉公，華陀，張仲景，孫思邈，龐安常，錢仲陽，陳無擇，許叔微，張易水，劉河間，張子和，李東垣，嚴子禮，王德膚，張公度，諸家。皆有評隲。所著有內

經或問，靈樞經脈箋，諸本。

內經經許多時，許多人之研究。而各以時間，空間之關係，其注意點，常不能普及於相關之著作。甚或崇奉一二人之論斷，張大其辭，竟使研究之分量，失其平衡，惟我人對於內經研究之知識，應統一的，不得枝節的，散漫的。且研究既應多方面的，而多方面並非不相干者，一切概括在內，猶人的生命，雖是多方面的，却於人的人格大體上，不得不統一之也。

元膺與謙甫既有擴大內經研究之蓄心，而於研究之基礎。雖僅爲書本之攷察，取效若神之實驗，以較前代，進步多矣。

若李浩之素問鈞元。李季安之內經指要（吳文正公集）沈好問之素問靈樞集要節文（仁和縣志）及素問集解。（浙江通志）王翼之素問註疑難（陽城縣志。）或存或佚，不暇詳攷。惟明弘治中周木近仁校刊之素問糾

略一卷，題爲朱震亨彥修撰。攷明藝文志，楊慎著素問糾略三卷，不知是一是二？而升庵外集，又不載。卽查朱傳。亦無此書名，是否爲周木所僞託？當俟攷正。

(七) 明代之內經研究

1. 類經三十二卷——張介賓編——介賓分素問靈樞爲十二類：一曰攝生。二曰陰陽。三曰藏象。四曰脈色。五曰經絡。六曰標本。七曰氣味。八曰論治。九曰疾病。十曰鍼刺。十一曰運氣。十二曰會通。共三百九十九條，又益以圖翼十一卷附翼四卷，凡數十萬言，歷四十年而成。西安葉秉敬謂之「海南奇書。」條理井然，易於尋覓，一研究內經初步之工具也。

3. 素問鈔補正十二卷——丁璣以滑壽著素問鈔，歲久傳寫多譌，就其舊本，重爲補正。復兼採王冰原註，凡十二門，悉依壽書舊例。又以五運

六氣主客圖，并診家樞要附於後。

4. 內經素問註證發微九卷附遺一卷（四庫提要醫家類作續素問鈔）——馬蒔據漢志內經十八卷之文，以素問九卷靈樞九卷當之。復引離合真邪論中九鍼九篇，因而九之之文，爲八十一篇。以唐王冰分二十四卷爲誤，殊非大旨所關。其註，舛謬頗多，又有隨文敷衍，有註，猶之無註，反譬王註逢疑則默，亦不知量之過也。

5. 素問註二十四卷——吳崐鶴臯註。間有闡發，補前註所未備，然多改經文，爲信古家所鄙棄。

2. 素問運氣圖括定局立成一卷——四庫醫家類存目曰：「熊宗立好陰陽醫卜之術，是書以素問五運六氣之說，編爲歌辭。又有天符歲會之說，以人生年之甲子，觀其得病之日，氣運盛衰，決其生死。醫家未有用其法者，蓋本五運六氣以生剋制化，推其王相休囚而已，初無所驗徵，」此以

內經爲神化的研究也。

祈門汪機爲母病嘔，遂究心醫學。凡歧黃倉扁諸遺旨，靡不探其肯綮，殊證奇疾，發無不中，著有素問抄三卷等書，——趙獻可著內經抄，素問註，及經絡攷等書，醫法主養火，亦爲內經分科之專攻家。——李中梓之內經知要二卷。分內經爲九類，依類鈔撮，又可爲內經研究之初步。

若陰秉陽之黃內經始生考六卷（讀書敏求記）。翁應祥之內經直指（樂清縣志）。李維麟之內經摘粹補註（蘇州府志）。馮氏之內經纂要（錦囊）。周篋之素問註（聊城縣志）。胡尚禮之素問輯要（儀真縣志）。密齊萬金之素問淺解（羅田縣志）。胡文煥之素問心得（百家名書）。又古今醫統之孫應奎內經類抄。浙人高士素問捷徑二卷。徐春圃內經要旨二卷。浙江通志之海鹽鄭曉素問摘語，餘姚黃淵難素箋釋八卷，杭州林觀瀾子靈素合鈔十五卷，以及王九達之內經合類九卷，或存或佚。研究者均當多方探求

之也。

(八) 清代之內經研究

素問完壁直講九卷——高億病歷代註素問者，辭句繁費，乃於每章每節，爲之直講。又命其徒羅濟川爲之詳註，註者釋其疑難之名詞，講者講其全節之文義。其發揮處亦頗得當，惟刺法本病兩篇，自謂得之於三茅山韓渡觀道士，其全文與今日通行之遺篇不同，或謂其論理切合用云。

素問校義一卷——胡澍精研小學，中年多病，留心方書，得宋本內經用元熊氏本，明道藏本，及唐以前載籍，勘之，未成而卒。此數十條乃其友人爲之輯刻者，見滂喜齋叢書。

素問靈樞類纂約註三卷——汪昂以滑壽之素問鈔，割裂全文，更分門類，頗失原書面目。且素靈兩書，從未有合編者。故發憤創爲是書。以素

問爲主。凡素靈相同者。均用素問。除鍼灸之法不錄外。共分九篇。曰藏象，曰經絡，曰病機，曰脈要，曰診候，曰運氣，曰審治，曰生死，曰雜論，雖有刪節，而段落悉承其舊，又合唐王冰明馬蒔吳崐清張志聰四家之註。刪繁辨誤，附以己意，頗爲明顯，在靈素節註中，可稱善本。

靈素集註節要十二卷——陳念祖修園撰。凡分十二篇：曰道生，曰藏象，曰經絡，曰十二經圖形，曰運氣，曰望色，曰聞聲，曰問察，曰審治，曰生死，曰脈診，曰病機。註語顯明易曉，亦備初學省覽。

醫經讀四卷——沈又彭撰。以素靈兩書，多自相矛盾處，以己意抉擇其精要者，分平，病，診，治，四門，尤爲簡明。

醫經原旨六卷——薛生白撰。其緒言云：「黃帝作內經，史冊載之，而其書不傳，不知何代明夫醫理者，託爲君臣問答之辭，撰素問靈樞二經，傳於世。想亦附陳言於古老，敷衍成之。雖文多敗闕，實萬古不磨之

作，窺其立言之旨，無非竊擬壁經。……近張景岳將二書，串而爲一，名曰類經。——惜乎疑信參半，未能去華存實。余則一眼覷破，既非聖經賢傳，何妨割裂。於是……數更寒暑，徹底掀翻，重爲刪述，望聞問切之功備矣。」

黃元御之研究作品——（一）素問懸解十三卷，其構成原因，以素問八十一篇，秦漢以後，茲始竹帛，傳寫屢更，不無錯亂。因爲參互校正，如本病論，刺志論，刺法論，舊本皆謂已亡，元御則謂本病論，在玉機真藏論中。刺志論則誤入診要經絡論，刺法論則誤入通評虛實論，未嘗亡也。又謂「經絡論，乃脾部論之後半篇，脾部論乃十二正經經絡論之正文。如此則三奇經與氣府論之前論正經，後論奇經，三脈無異，故取以補闕，仍復八十一篇之舊，其註間有發明。」

（二）靈樞懸解九卷。元御亦以經文錯簡爲說，謂經別前十三段爲正

經，後十五段爲別經。乃經別之所以命名，而後十五段卻誤在經脈中，標本而誤名衛氣，四時氣大半誤入邪死。藏府病形論，津液五別，誤名五癥津液別，此類甚多。乃研究素問，比櫛其辭，使之脈絡貫通也。

(三)素靈微蘊四卷，元御以胎化，藏象，經脈，營衛，藏候，五色，五聲，問法，診法，醫方，爲十篇。又病解十六篇，多附以醫案。其說詆訶歷代名醫，無所不至，殊非學者應有之態度也。

自明以來，素靈兩書，竟爲醫家之聖經賢傳。凡有所述作，幾無不節鈔以冠其首，非此不足以標榜其身分。獨元御孤根崛起，對於素問本病論，刺志論，經絡論，脾部論，悉取補闕，卽其註靈樞，亦動以錯簡爲言。其所言錯簡，是否合於醫學原理？姑不具論，而其改革之決心，不安於因襲者，亦足多也。

陸九芝之研究作品——(一)內經運氣表一卷。謂「運氣之學，非圖

不明，然有不能圖，而宜於表者，乃作此書。」列表凡十三，體例明瞭。

(二) 內經運氣病釋九卷。謂「人病之所由生，皆當推其本於陰陽五行。病俗醫不知其義，故取天元紀以下七篇釋之，」并附以陳無擇三因十六方，及繆芳遠十六方解。

(三) 內經遺篇病釋一卷。謂「內經疫字，獨見於刺法本病二篇。二篇遺而疫字不見於內經，後人遂競以溫熱病爲疫，不知溫熱之治，當求之仲景傷寒論。」乃取二篇釋之，謂與六元正紀相表裏。

(四) 內經難字音義一卷。通釋靈素文字，於形聲通假，別有會心，一內經之辭典也。

利用五運六氣以談醫者，自宋劉溫舒倡之，熊宗立以天符歲會之說決生死而後。中國之醫學，漸漸入於神化之途，而爲一般迷信者所擁護。乃至陸九芝而不究本末，亦欲昌明之，不亦慎乎？請進而考證五運六氣之由

來，

(甲) 後世所撰說——繆希雍本草經疏云：「原夫五運六氣之說，其起於漢魏之後乎？何者，張仲景漢末人也，其書不載也。華元化三國人也，其書亦不載也。前之則越人無其文，後之則叔和鮮其說。予是以知其為後世所撰，無益於治療，而有誤於來學，學者宜深辨之。」

(乙) 王氏補入說——張倬傷寒兼證析義曰「諺云，不讀五運六氣，檢遍方書何濟？所以稍涉醫理者，動以司運為務。曷知天元紀等篇，本非素問原文。王氏取陰陽大論，補入經中。後世以為古聖格言，孰敢非之？其實無關於醫道也。」

然則五運六氣，既非素問原文，而陸九芝舖張揚厲，為之表，為之釋，徒倡司運之說，理涉玄虛，究與醫學何益？此亦研究應有之問題也。

他若周學海以塾師之論文方式，編為內經評文，或摘釋內經要語，為

內經鈔釋，若魏蒧彤之內經註二十四卷，虞庠之類經纂要三卷。均於研究有一部份之價值，學者其勿忽之。

(九)現代之內經研究

吾國自周秦以降，數千年間，醫家之習業，自號正宗者，幾以內經爲必修之學程。但今則歐化東漸，藥盡舶來。於是醫家之革新者，吐棄古籍，學尙裨販。守舊者，鄙塞無文，不知整理。甚有以陰陽五行，以擁護內經。現在各家學說，均未完全確定，自不能爲主觀的論斷。憑書面之察觀，啓標榜之風氣，茲所述者，特其大略。而所論者，亦未必盡當焉。

(甲)無錫丁福保之新內經，第一集新素問論人壽短縮及延長之條件，卽內經所謂聖人治未病之說。第二集新樞靈論骨骸，筋肉，皮膚，臟腑，等。未病時之種種現象，猶靈樞所論營衛，輸穴，關格脈體經絡。其自序

云：「書名新內經者，無所取義，特如晉伯陽名自著曰內經，爲書之記號而已。」

(乙)武進惲鐵樵羣經見智錄云：「內經難讀原因，由於滿紙五行甲子，爲通人所不道。內經大義，亦隨隱晦，此實中國醫學不發達之最大原因。爲人反復研究，得五行甲子之真理，不爲模糊影響之談，銓發內經微言奧義，瞭如指掌。且與現今西國哲學，天文，若合符節云云。」并翻印清同治薛福辰圈點本內經行世。

同時日本醫學士余某有靈素商兌之作。灑灑洋洋，新奇可喜，可惜其思考之出發點，常受天資，性情，經驗，等種種之圍蔽，不足與語事理之真際。

曾記家兄太平有云：「中醫談西醫，不免魚醒。西醫評中醫，總帶羊騷，」言雖滑稽，却有至理。

(丙) 靈素生理新論爲山西楊如侯著。自人民受生之始，以及有生以後，全體之構造，及機能，罔不發揮盡致。其說則一本內經，而推演處，亦悉宗經旨。或旁探歷代名醫學說，暨諸哲名言，絕不參以臆見。其弘而未發之旨，並歷舉西圖，西說，以互相印證。書凡二十四章，三百零一節，圖一百三十則。洋洋二十餘萬言，洵爲內經研究家，別開生面之作品也。

(丁) 嘉定張山雷見內經中有「血之與氣并走於上，則爲大厥，厥則暴死，氣復反則生，不反則死，」一節。認爲與西說相合，遂依此而發揮之，有中風斟詮之作。但其用藥，好介類，潛鎮，泄痰，降熱，或有微詞，固無妨其大體者也。又有素問經文疑竇及註家得失之作，僅見於如臯醫報，片斷之發表，不能窺其全豹，爲可憾耳！

餘如上海秦伯未之讀內經記，內經類症。家兄太平之素靈新銓，內經話林，諸書，對於內經之研究上，各有相當之貢獻焉。

二二・結論

吾國醫學派別多矣，變遷亦屢矣。唐代因佛教，與醫學發生關係，及局方以後，務便易，喜溫燥，其變一。

金元四大家，各主一說，河間與易水之學相爭，丹溪之學與宣和局方之學相爭，以及明代張景岳與河間丹溪相爭，其變二。

清代喻徐葉薛陳尤黃王諸子。或依阿前人，或獨闢新境，或融會古今，或因陋就簡，其變三。

顧未聞有能踰素靈之範圍，而獨樹一幟者。故醫學學派雖繁，變遷雖多，而終未一變者，可以見歷代醫學之研究，莫不以內經為中心矣。惟考其歷程中最要之點有二：

(1) 為真偽問題？

(2) 爲如何考訂與流傳問題？

中國數千年來，論內經者，不知凡幾。論內經之文字，亦不知凡幾也。或爲註解者，或爲分類纂輯者，或爲補遺者，或率意改竄者，或任情侈徙者，或以術數之方法，利用五運六氣者。或則節其繁蕪，辨其謬誤，暢其文義，詳其未悉，置其闕疑，爲有方法之研究者。其評論之出發點，大致皆在研究醫療之是否合乎內經？無論其於時代之需要如何？然其觀念之謬誤，亦有二點：

(1) 以爲「黃帝聰明神聖，得之於天，其於天下之理，無所不知。天下之事，無所不能。上而天地，陰陽，造化，發育，之原。下而保神，鍊氣，愈疾，引年，之術。以至其間庶物萬事之理，巨細精粗，莫不洞然於胸次。是以其言有及之者，而世之言此者，因自託焉，以信其說於後世。」（朱子古史餘論）

(2) 以爲「醫家之素問，卽儒者之六經。其詞隱，其旨深，非資稟上智，功極研究者，不能窺其影響。况以中人之資，粗知醫藥，卽動以黃帝歧伯爲言，其不至於戕人之生者，幾何哉？」（周禮醫經階梯）

醫學之全部，雖非一二學科所能構成，尤知通貫三才，包括萬變，（四庫全書簡明目錄語）所可混稱。黃帝縱聰明神聖，爲當世所莫及，已在情理之中。若世之言此者，必自託焉，以信其說于後世。何以決後世必信其說，而不斥其僞託也者？——人類疾病之醫療，視乎人羣之需要如何？其需要與否？又當視其疾病之狀況如何？疾病狀況，所以發生變動，則又視其所處之社會，環境，是否適於健康？故同一行爲，古以爲善，而今轉以爲不善。甲地以爲善，而乙地轉以爲不善。或以爲真也，則僞莫掩焉。或以爲僞也，而真間存焉。

章學誠云「聖人學於衆人。」是聖人於醫療疾病，必先根據大多數人

之心理病理，立爲標準。但在時代上，社會上，有不適用之時機者，當變改之，以適於時，於是有改革之事業興焉。無改革，則人類無進化，世界無文明。古人云「聖之時。」奈何世之言此者，非惟不能因時改變，乃必自託焉，以信其說於後世？昏昏曠曠，而不知自反者，可慨也夫！

讀內經之難，不在乎詞隱旨深也，不在乎錯簡雜出也，不在乎佚篇殘句也，不在乎章節遙徙也，段玉裁云「校書難於定是非，是非有二：曰底本之是非。曰，立說之是非。必先定底本之是非，而後可斷其立說之是非。……何謂底本？著書者之稿本是也。何謂立說？著書者所言義理是也。……不先正底本，則多誣古人。不斷其立說之是非，則多誤今人。……」歷代學者之於內經，其能不誣古人歟？不誤今人歟？

且中國醫學，以哲學，心理學，氣象學，社會學，爲四大柱幹。而實際研究，尤必博通生物，理化，社會生活，本國歷史，世界潮流，方可肆

應得宜。故國醫一科，實爲學術之總合的名詞，迥非研究一項物質科學可比。既不能依附古人，而遏抑創作。尤不能指鹿爲馬，而獎勵虛僞。然則研究內經，而必限於上智者，果能信今而傳後歟？

綜歷代研究過程之弊，不在無上智之人，而在「人蔽」「己蔽」之兩端。因引休寧戴震之說，以爲結論之助，而據我之臆，雖非直接爲內經說法，却足以資研究之指導，若內經研究之新途徑，則別有詳說，茲不復贅。

震之言曰：

「學者當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爲一時之名，亦不期後世之名，有名之見，其弊二：非掊擊前人以自表暴，卽依傍昔賢以附驥尾。……私智穿鑿者，或非盡掊擊以自表暴，積非成是而無從知，先入爲主而惑以終身。或非盡依傍以附驥尾，無鄙陋之心而失與之等。……」

（東原集答鄭用牧書）

破「人蔽」之言曰：

「志存聞道，必空所依傍。漢儒訓詁，有師承，有時亦傳會；晉人傳會鑿空益多。宋人則恃胸臆以爲斷。故其襲取者多謬，而不謬者，反在其所棄。……宋以來儒者，以己之見，硬坐爲古聖賢立言之意，而語言文字實未之知。其於天下之事也，以己所謂理強斷行之，而事情源委隱曲實未能得，是以大道失而行事乖。……自以爲於心無愧，而天下受其咎，其誰之咎？不知者，且以實踐躬行之儒歸焉。」（東原集與某書）

破「己蔽」之言曰：

「凡僕所以尋求於遺經，懼聖人之緒言闡洩於後世也。然尋求而有獲十分之見者，有未至十分之見者。所謂十分之見，必徵諸古而靡不條貫，合諸道而不留餘議，鉅細畢究，本末兼察。若夫依於傳聞以擬其是，擇其衆說以裁其優，出於空言以定其論，據於孤證以信其通，雖溯

流可以知源，不目觀淵泉所導。循根可以達杪，不手披枝肆所歧，皆未至十分之見也。以此治經，失不知爲不知之意，而徒增一惑以滋識者之辨之也。……既深思自得而近之矣，然後知孰爲十分之見？孰爲未至十分之見？如繩繩木，昔以爲直者，其曲於是可見也。如水準地，昔以爲平者，其坳於是可見也。夫然後傳其信不傳其疑，疑則闕，庶幾治經不害。」（東原集與姚姬傳書）

藥籟啓秘

許半龍編 一冊定價七角

本書經數年來藥物研究和外科臨診的實驗。選取最需要。并為上海各醫院善堂所常用的外科藥品百餘種。分外用內服二類。外用又分一般使用。及特殊使用二大門。每門所屬的方劑。附有名稱。效用和製法。用法等。打破神秘。明白宣示。并就製劑上的常識做總論。尤便于醫士的製煉。藥鋪的製售。政府的檢驗。醫校的教學。病家的參攷。一般的需要。實為藥書中打破智識界線的創作。

鳥瞰的中醫

許半龍述 一冊定價二角

本書分緒言、定義、範圍、目的、價值、源流與西醫之比較、與教育之關係、整理與推行、外人之信仰、十章。跳出中西醫學之圈套。就鳥瞰的見解。為國醫之概論。

中華民國十七年十月初版

內經研究之歷程攷略

定價大洋四角五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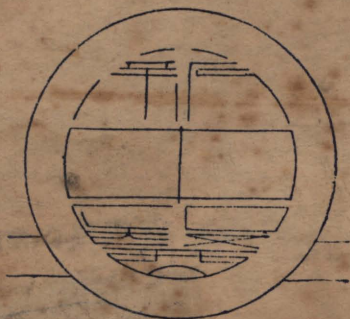
撰述者	吳江許半龍	校訂者	吳江許太平	審定者	新中醫社	出版處	上海黃家闕路新中醫社出版部	發行所	上海小西門外中國醫學院	寄售處	上海棋盤街文瑞堂書局	蘇州盧墟師讓小築	印刷所	上海新大沽路國光印書局
-----	-------	-----	-------	-----	------	-----	---------------	-----	-------------	-----	------------	----------	-----	-------------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6 1976B

930937



g 30937

57-2